

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沈通籍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沈福馨 / 沈福馨绘.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305-3631-5

I. 中… II. 沈… III. 山水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8508 号

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 沈福馨

著 者: 沈福馨

出 版 人: 刘子瑞

责任编辑: 邢立宏

技术编辑: 高 振

图片拍摄: 张 义

版式设计: 沈 剑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编: 300050

电 话: (022) 23283867

网 址: <http://www.tjr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8

印 张: 21

印 数: 0001—1200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05-3631-5

定 价: ¥20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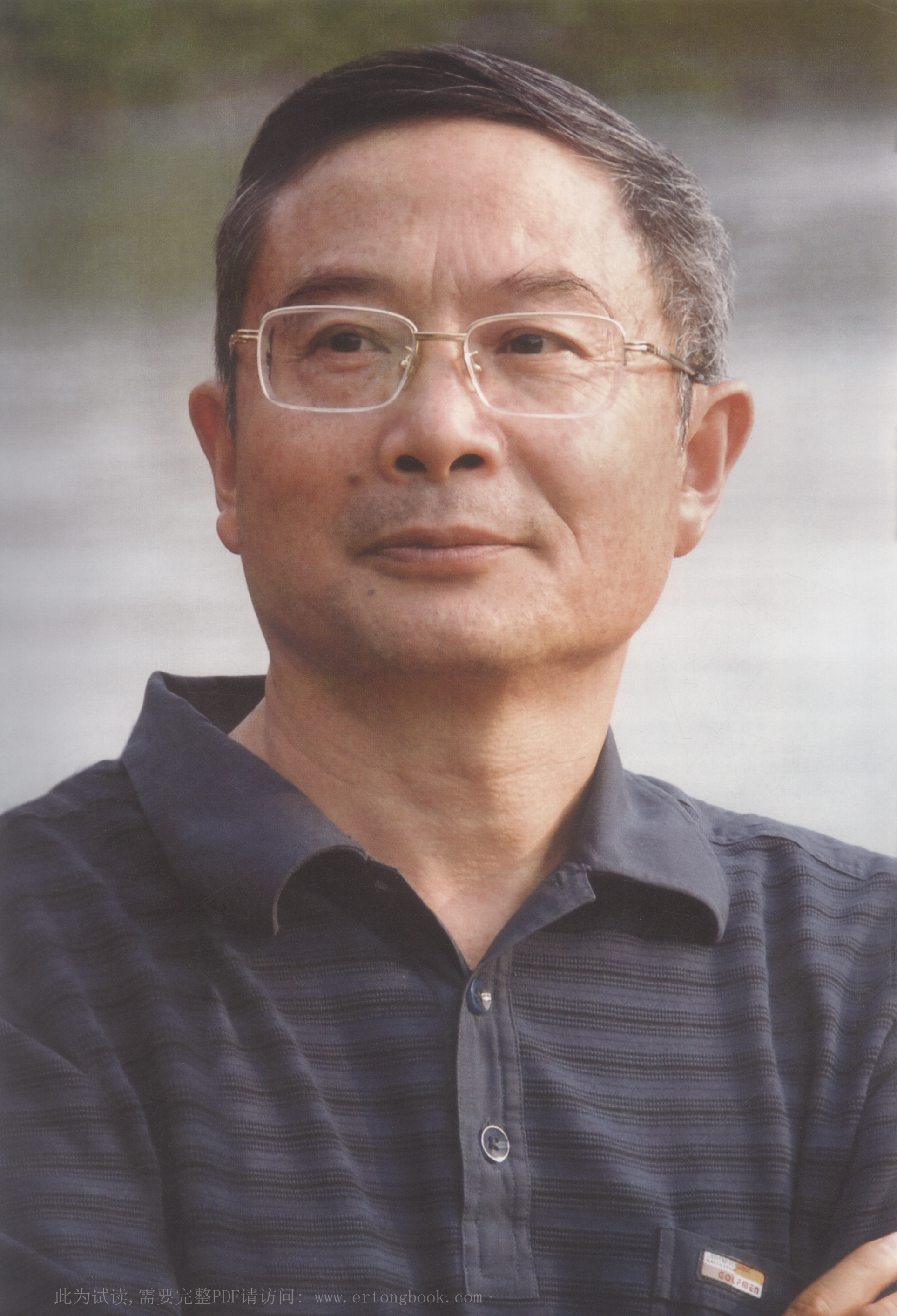
沈通群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沈福清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民俗学会会员，
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员，
贵州省美术家协会理事，
贵州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
贵州民族学院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造型艺术研究所所长，
贵州省美术创作研究室主任，
《贵州美术》杂志执行副主编，
国家一级美术师。

上海思雅书画艺术有限公司书画艺术顾问，
青岛城阳书画院艺术指导，
都江堰市青城画院院士。



序

叶辛

关于贵州的傩戏面具，前些年里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罕见的屯堡景观》，在《新民晚报》的“十日谈”上连载，其中专门有一节，写的是“傩戏面具”。晚报上登出以后，有人对此有兴趣，纷纷向我打听究竟。我也感觉意犹未尽。于是又写了一篇《地戏的脸子和面具》，登在《解放日报》上，文章发出来，配了三张面具的照片。大约是读到的人多了，纷纷说我收藏了几个价值不菲的面具，甚至有人愿出高价来买。于是我告诉来者，这面具不过是我插队落户的故乡农人们送我留作纪念的，并不值很多钱。只因为照片拍得好，让人一眼看出，这是真正一刀一刀刻出来的，要说价值，它的价值也正是在这里。不是我们经常在旅游点上看到的几十元就能买到的面具，那是批量生产的，进入流通领域供游人赏玩的面具。

啥子？面具难道还有其他的价值？

不错，面具和贵州安顺民间的跳地戏有关；而地戏，又和伴随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民间傩仪有关，故而地戏也被称做傩戏。傩戏、傩仪，就不仅仅局限于贵州安顺了。说小一点，贵州各地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冲傩还愿，傩仪开坛，在远离安顺好几百里的贵州其他地方，都找得到。说大一点，在大江南北，在世界各地，都有戴上面具表演的民间歌舞，非洲有，亚洲有，我就在日本北上川见过类似的表演，不过日本人把它称做“鬼剑舞”，我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小文。

随着旅游的开发，特别是屯堡文化景观在新世纪以来成了热门的旅游景观，地戏的面具也被广泛地介绍出去。现在，不论走到什么旅游景点，都能见到形态各异的地戏面具，花不高的价格，就能买到面具，留作纪念。大多数人觉得好玩，有点纪念意义，不多的人能说出它和“戏剧的活化石”——地戏的一点关系。如果你恰好去过屯堡，见识过那里恰似江南一带的建筑风格，热心的导游还会告诉你屯堡文化被发现的过程，以及那里的老堡人至今仍穿着六百年前我们明朝老祖宗穿的服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切被发现的过程和细节，很少有人提及地戏面具最初被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的学者沈福馨了。

我这样写似乎太庄重了一些，其实沈福馨曾经是我的同事。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由一个知青直接调进贵州省文联当专业作家。沈福馨是由于他出色的绘画才华，调进省文联来的。记得是80年代初的那些日子了，我在作协，他在美协，只要在走廊上路过，就能看到他在美协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

画画。他比我年长一岁，出生于1948年，在贵州大学，他读的是历史。毕业后他在011系统的山沟工厂里当子弟学校老师，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在厂里组织的神剑文学艺术学会中，他崭露了绘画方面的才华。特别是以贵州山水为题材的《赤水河长卷》，引得业内的专家们一片赞誉之声。

二十几年后的2003年，上海一位颇有才华的中年画家，跟我说他去过贵州之后，梦寐以求最想画的，就是“赤水河长卷”，他希望我这个贵州的“老土地”帮忙，为他联系一条船，沿着赤水河一路航去，让他完成这一巨作。我告诉他：“联系不是问题。不过我告诉你，早有贵州画家在二十多年前就画过《赤水河长卷》了！‘山水是主人是客’，除非你的神笔能超过他。但是我告诉你，要超过很难。第一，沈福馨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第二，况且他当年是沿着赤水河步行的，你如今想坐着船走马观花，你能捕捉到赤水河的神韵吗？”吓得这位上海画家不敢去了。

省美协正是发现了他的才华，才在1984年把他调进了省文联当专业画家。那个年头的知识分子待遇不比现在，我记得他初来贵阳时，和我初进贵阳时一样，栖身在小屋里，埋头作画，潜心学问。

在调进美协之前，他已借调到文联来工作了。记得是1983年的夏季，全国第一届民间美术学术讨论会要在贵阳召开，为开好这个会议，同时也为在这个难得在贵州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上体现贵州的水平，当时的美协负责人的侗族画家杨长槐约请沈福馨写一篇文章。

沈福馨答应下来，写什么呢？不写则已，要写就写人家不曾写过的东西，要写就写唯独贵州才有的东西。经过一番思索，慎重考虑，沈福馨决定回他的故乡安顺去，他记得，在安顺，就有独特的东西，就有外人忽视的角落。那就是地戏。

写地戏，把它作为科研课题，沈福馨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安顺是地戏之乡，他是土生土长的安顺人，对地戏不陌生，还有亲戚住在乡下，通过他们的介绍、帮助，易于和当地的民间艺人沟通。地戏源远流长，他是学历史的，能把来龙去脉讲个一清二楚，特别是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为征服元朝残余梁王那段历史，和贵州这块土地的关系，往往被史学家忽视，正可以讲一讲。地戏的面具属于美术创作的一部分，他本来就喜欢画画，更能理得清晰。只不过，从60年代“四清”抓阶级斗争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这个被当地老百姓叫做“跳神”的地戏，基本处于被“封杀”

的状态。我在《罕见的屯堡景观》中写到的得在半夜才敢避开干部跳地戏的情形，正是那个年头的典型写照。现在虽然已是改革开放，能公开写吗？沈福馨觉得能写，不过不必声张。于是他便趁星期天、休息日，骑一辆自行车到乡下去搞调查。

不下去只晓得个大概，一下去他真是大大开了眼界。原来云峰八寨竟然保存得这么完整，原来这里就是六百年前明朝征南大军屯驻的核心区，方圆 11 平方公里的青山绿水之间，一个个村寨分布有序，疏密得当，既能各自为战，又可彼此呼应支援。看呀，每个寨子都有寨墙、碉楼、石头外墙包裹着江南民居风格的四合院鳞次栉比，巷巷相通、户户相连，既宜居又利巷战，云山屯、本寨、周官屯、九溪、蔡官、东屯、西屯，沈福馨一个个村寨看过来，他品味着，考察着，体会着，把地戏和六百年前那段历史结合起来思考，把眼前的民风民俗和漫长的家族史结合起来思考，他走遍了安顺一带的山山水水，访问民间雕匠，采访地戏演员。原来地戏还有风格流派，原来光安顺这一片就有 350 多堂地戏，原来形形色色的地戏面具竟有上万面。从“五色相”、将军、书生、丑角、道人……真个是面具的世界。特别是黄炳荣雕的那一面李世民脸子，头盔上的 18 条侧龙栩栩如生地盘绕着正龙，细腻精致，惟妙惟肖，细微处玲珑剔透，反映隋唐时代十八家反王归一统的民间演义，这哪里仅仅是一面脸子，这面具上反映的是历史，是民俗，是历代百姓的善恶观念，一句话，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这一面脸子已由沈福馨收藏，成为面具中的宝物，曾有人试图以重金购买，沈福馨婉辞了。想一想吧，雕这面脸子的黄炳荣老人已经作古，这面脸子就成了稀世珍品了。

多方考察，潜心研究，分析比较，翻查典籍，沈福馨写出了《安顺地戏和地戏脸子》的论文，对地戏的渊源、发展、演变，对地戏与古代傩戏的关系，分布地区，制作工艺，种类，从历史和绘画及民俗的角度，一一作了阐述，首次提出它是“戏剧活化石”的观点，并认定它是明初朱元璋“调北征南”时代的产物。

他的论文在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引起了轰动，安顺掀起了地戏热。当然，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使得有了饱饭吃的农民们也有了祈愿的强烈愿望。一时间，文人们谈地戏，贵阳城里讲地戏，我们工作的省文联各个协会，也都在说地戏。省外来的客人，外省来的也好，外国来的也好，陪同他们下

去看一堂地戏演出，也像必到黄果树瀑布游一番那样，成了必有的安排。

地戏的名声传出去了。

地戏的面具出现在旅游景点，成了人们喜欢的纪念品。

在一个法籍贵阳人的联络之下，安顺地戏漂洋过海，先是到法国，继而是西班牙、英国去作演出，均引起了轰动和报道。沈福馨带队的地戏轰动欧洲，古朴的文化焕发了神采，国内外文化界都在重新估量它的文化价值。

1988 年，沈福馨应世界面具戏剧学术研讨会之邀，赴伦敦大学作《贵州傩戏和傩戏面具》学术报告。

1993 年，安顺地戏又去中国台湾演出，轰动台岛。

贵州的文化人都晓得，地戏的发掘和为当代人所知，是和沈福馨的努力分不开的。但是，读了我的文字，千万别以为沈福馨仅仅是一位地戏专家。他是地戏专家，更是画家，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型画家。在发掘、整理、拯救、宣传地戏的同时，沈福馨不忘他的绘画创作。到了贵州，提起沈福馨，人家首先会告诉你的，他是一位画家，是《贵州美术》的执行副主编，这些年里，他的山水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人们说他善于画多树的山，在墨底上铺陈石青石绿，郁郁葱葱之中透露着蓬勃生机，那树藤、树根、树皮，引得赏者忍不住想伸手去探摸一下；人们说他长于画石，用独创的手法表现饱经风雨的山石，斑驳中使人产生爱怜之美，自显润色；人们说他尤擅画水，或如飞珠溅玉，或似奔腾急泻，或成涓涓细流，或曰气势磅礴，真正得造化之神韵。我读过沈福馨的上百幅画作，也读过好些篇贵州作家、美术评论家的画评。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沈福馨的画，是唯有生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画家画出来的画。他画的《箐林》、《秋霁》、《银涛》、《汇聚》……画的石头系列，甚至画的《世纪三峡》长卷、《台湾鲁阁幽峡》长卷，都带着贵州的印记，贵州的风格。不过，这是另一篇文字的内容了。好在他即将出版的这本画集，集中了他自从事美术事业以来所创作的大量作品，大家尽可以从画集中看到他绘画的风格特点，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绘画和研究，两方面都不是易事，而两方面都同时要站到一定的高度，那就更难，付出就会更多。

愿沈福馨在他不懈的追求中，跃上艺术的更高峰，真正成为—一个崛起在贵州的大家。

福馨兄糅西法入傳統山水，
寫貴州山川地貌。既見筆墨之
人具真實感。昔荆關董巨、四王
大滌子諸家，均寫大山設景造險，
取其氣勢。沈公此圖以寫水勝，激
流澎湃，動感倍增，遠山染翠，清
氣瀰漫，空靈蘊藉，真佳構也。

公元2006年五一劳动节，福馨兄自黔来京，乘兴作此图，余读后欣然为之题记。



邓福星先生题记

福馨兄糅西法入传统山水，写贵州山川地貌，既见笔墨，又具真实感。昔荆关董巨、四王大滌子诸家，均写大山，设景造险，取其气势。沈公此图以写水胜，激流澎湃，动感倍增，远山染翠，清气弥漫，空灵蕴藉，真佳构也。

公元2006年五一劳动节，福馨兄自黔来京，乘兴作此图，余读后欣然为之题记。 邓福星

福馨先生：

您94年5月在台北汉唐艺术中心
的展览，因为当时不在国内，没有看到，甚为遗
憾。回来也曾给您一信，不知收到没有。至
今将存十年未曾与您連絡，不知近来创作丰
富否，甚为怀念，今特致函问候：

由您的明信片上早已拜读大作，甚是
洁净清新，气势非凡，可谓中国画的新写实
主义。对水的表现，别树一帜，令人佩服，如
有新作，可否寄几张照片来看之，谢之。随信寄
上画册一本，不知是否还是原来的通信处？先
试之看，不多写了，再见，祝

好

劉國松敬上
2003.4.5.

刘国松先生来信

刘国松先生2003年4月5日的来信，对我的绘画提出了“中国画的新写实主义”的观点，我是认同的。他对我画水所给予的鼓励，也总是激励着我。我一直把这封信保存在身边。这次公开发表，也由于联络方面的原因，未能事先征得先生的同意，在此敬请先生原谅。

福馨谨识 2008年2月8日

自叙

沈福馨

画画是我的最爱，我怀疑自己原本就是为了画画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风风雨雨几十年，我庆幸这辈子最终干上了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在美协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几年，而今已步入花甲之年了，回头总结一下自己的工作，清理一下所走过的路程，为下一步的重新起步做些准备，是我这个时候最想做的事情。正好，一木阁和静心楼两位主人了解我的这份心思，愿意帮助我出版画集，于是就有了这次集中展示作品和总结提高的机会。

刚上小学的时候，在学校组织的图画比赛中，我意外地获得一次小奖，虽然奖品仅仅是一盒块状的水彩，它却使我从此定下了当画家的志向。然而实现理想的道路并不坦荡，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除了在课本空白的地方画满了我的梦想，剩下的就只有主课老师严厉的训斥了。委屈、抗争，使我不知流过多少泪。但至今仍然记得一次语文老师竟然放任我在作文本的封面画上了一枝梅花。他说：“他想画就让他画吧。”

可是在“文革”年代，“想画就画”只能是一个梦想。我始终没有机会进美术院校学习，只能在专业之外，再多花一份精力去习画。我学的是历史，它使我增添了一份厚重，我不悔恨学习这个专业。毕业以后先是分配到位于大山深处的一家国防工厂从事教师和宣传工作，从小就做着画家梦，那个时候最痴迷。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画画了。除了自己画，还组织兴趣小组，联络厂里喜欢画画的同事一起来画。我们利用晚上宝贵的休息时间集中在一起画画，星期天则集体外出写生，痴迷的程度可以说废寝忘食。那时候，我们甚至分工用蜡纸刻印过当时无法从书店买到的《历代名画记》和《图画见闻志》。我自己还认真梳理并草拟了一篇《中国绘画史》，对以画为尚的晋唐宋明诸家、寺观画匠甚至民间画工均倍加崇拜，对列维坦、希施金和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也感兴趣，而对逸笔草草，空泛无聊的所谓“写意”之作则不以为然。自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画中，写意之外，更注重的应该是寄寓和寓意。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与非画家所写的美术史是相悖的，与由纯文人画理论浸泡长大的画家也相去甚远，但我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由长期研读绘画史所得来的理念。

省里的画家杨长槐、宋剑锋、罗道全等对我们的活动十分关心，经常莅临指导，我也主动频繁地向这些老师请教。杨长槐老师对我的影响和帮助最大，他使我脱离了“不务正业”的窘境而走上专业道路，我们长期保持着亦师亦友亦领导的关系。由长槐老师的引荐，我与晚年的孟光涛先生曾有师生之缘，孟先生早年在中央大学艺术科师从黄君璧先生，回到家乡以后，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和创作，培养了像杨长槐等一代有成就的山水画家，也开创了贵州现代山水画的先河。我很珍惜有限的与他接触的机会，并从中获益匪浅。除了认真地向这些老师学习，我还借助在国防工厂工作的方便，收集了那段时期最好的印刷品，用以参照学习。《艺苑掇英》上面的古画和近现代大师如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鸿、刘海粟、关山月、石鲁、方济众、伍霖生、陆

俨少、吴冠中、秦岭云等，都对我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我说过，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兴趣爱好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当时还曾经准备报考四川美院李文信先生的研究生，但后来不知不觉地就走上了研究民间美术和傩文化的道路，而且一干就是好多年。其间也颇有收获，最让人羡慕的是我曾经频繁带队出国，并到伦敦大学、中国台湾“清华大学”等名校去讲学。在参加巴黎第15届秋季艺术节的时候，安顺地戏在法国曾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我和我的队友们还因此受到过蓬皮杜总统夫人的接见。我很喜欢傩文化、屯堡文化和民间美术的研究，但我更愿意圆我与生俱来的画家梦，于是在1993年带队从中国台湾演出归来之后，我作了一次痛苦的抉择，决定逐步放弃文字上的研究工作，一心一意画好画。当时我心理上的矛盾是可想而知的，好心的朋友劝我说，你研究安顺地戏是冒着风险走过来的，如今客观条件已经好转，却又要说放弃，真是十分可惜。我自己也难以割舍那份情感，但两难之间，我最终还是决定把精力向绘画方面集中，因为我清楚一个人一生要做好一件事，非倾尽全力不可。就这样，我才有了较多的绘画作品的出现，也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我把历年所画的作品整理了一下，把自认为比较好的集中起来（敝帚自珍），一共有近200件。编排的时候，还是按照老习惯，把它们分成了六个部分：1. 家乡好水；2. 九州履痕；3. 写生画稿；4. 长卷选段；5. 主题创作；6. 信手涂鸦。

“家乡好水”是以我家乡的瀑布为题材的一批作品。我的家乡在贵州安顺，这里有世界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分布在黄果树周围的，还有大大小小的瀑布群，如陡坡塘、螺丝滩、银练坠潭、天生桥、滴水潭、冲坑、连天、龙潭等。这些瀑布随着峡谷地形的变化和季节的更迭而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家乡的好水造就了贵州的山水画，孟光涛先生和杨长槐老师都是画水的好手。他们不同于其他的山水画家，不是把瀑布仅仅当成山水的陪衬和点缀，而是将瀑布作为绘画的主题，专心致志地表现瀑布。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尝试着把瀑布作为主体来画。我注意到传统的画瀑布方式主要有线描和留白两种。“线描法”或称“勾水法”，在五代关仝、宋代马远、郭熙、李唐的作品中时有得见。“留白法”亦称“烘托法”，宋王诜、范宽多用此法。可见这两种方法在宋以前已基本确立，并为后世画家所传承。或有二法并用者，即在线描的基础上再以墨相衬，则兼有二者之长，使瀑布的动感及质感均进了一步，这在明清以及近现代画家的作品中屡见不鲜。我力主画瀑布也应有瀑布的皴法。只有识透瀑布至柔至刚的性格习性，才能表现好多姿多彩的瀑布。也只有创造一整套既能与瀑布的表现相适应，又能与传统的习惯相吻合，还必须与当今的时代相融洽的表现手法，才能画出好作品。我在绘画实践中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努力的，但具体效果如何，只有让作品来说话了。

“九州履痕”主要是记录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其实也是对祖国壮美山河的一种理解。我秉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原则，

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出门旅行，似乎只有在行进之中，我才会有愉快的心情去发现世界的美丽，也才会有激动的心情去完成作品。我几乎跑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有的地方多次品读，力图加深对实景的感悟。宋代韩拙有“山水性情”的主张，我在游历中自然也有山水性情的体会。要表达不同的性情和感受，就需要有不同的技法，因此在我的作品中，或许看不到一种特定的皴法或笔墨，这肯定会影响到自我风格的凸显，但或许这正是一种风格。我要的，是情感世界的宣泄和现实感受的记录，是对观赏者真情实感的交流和传递。至于笔墨，它不能等于零，也不是百分之百，它是为表现服务的种种手段，是服从于交响乐章的各个音符。绘画，毕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更多的，是画家思想、人格的迹化。

我画画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写生，我们这代人深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观念的影响。我相信这种理念直到今天也是对的。“写生画稿”主要搜罗了《黔南画稿》和《三峡写生集》中间的一些画。《黔南画稿》是在1992年4至7月，我被派到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工作的时候，利用空余时间在驻地周围实地写生的一组作品，当时一共画了41幅，这里只选了6件。《三峡写生集》则是1993年6、7月间，我只身一人到三峡两岸所画的100幅写生，加上途中所写的日记，一并由马来西亚滨那士文化中心结集出版的一本集子。这里遴选了其中的几幅，加上第二次到三峡的写生等，也应是“履痕”，只不过相对集中罢了。我平常多用相机记录生活，也画速写，但对景写生是一种最直接的创作方式，它可以比较真实而详尽地记录当时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很难得的，也是别的方式所不能替代的。

“长卷选段”节选了《鲁阁幽峡》和《世纪三峡》的部分片段。我此前曾经画过三个长卷，第一个是《赤水河》，那是1979年5月我在同画友罗道全从茅台镇沿赤水河步行到赤水县城之后，经过两年的酝酿和创作，在1981年7月完成的。虽然叶辛在前面的序言中对这件作品作了较高的评价，那是他对我抬爱。我自己清楚，这个长卷还只是尝试，技法上比较稚嫩，并非不可超越，上海的画家还可以尽情地画，就像中国台湾的许多画家都画过太鲁阁，我不是也斗胆画了一幅吗？选录在这本画集中的《鲁阁幽峡》和《世纪三峡》片段，前者画的就是中国台湾太鲁阁风光。1993年4、5月间，我带领安顺詹家屯地戏团到中国台湾作巡回演出的时候，有机会两次游览了太鲁阁，曾经为这里的峡谷风光所惊叹，回来之后，我用了前后跨越三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件高1.2米，长43.6米的作品。《鲁阁幽峡》后来被马来西亚收藏家所收藏，画册则是由中国台湾出版的。我选取了其中比较典型的几个片段发表在这里，由此可见一斑。后者《世纪三峡》是近年完成的一件较大的工程性作品，这幅长卷用了44张八尺整张的宣纸，画成了高1.22米，长约108米的幅面。《世纪三峡》东起葛洲坝，西到新奉节，详细地记录了世纪之交，三峡开始截流，左岸大坝高高耸立，新的面貌已经显现，老的景色却尚未消逝的时刻，长江

沿岸所特有的风貌。这幅画经历了五个年头，其间曾作过几次较大的修改。这次编印在这本画集当中，是这幅画的首发。我希望还有机会再出版一本单独的画集。

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许多作品是“受命而作”的。当然，实际上并没有人会给我直接命题让我去创作，但高奏的“主旋律”一定会导引画家的舞步。在“主题创作”单元里，我收入了《深山夜色》、《蜜蜂飞进山里来》、《跨越》、《盘江路》、《南盘江醒来》（二稿、三稿）等作品。《盘江路》在我还差一次参展获奖机会才能加入中国美协的情况下使我成了中国美协会员，功莫大焉。而《深山夜色》则是让我第一次在贵州之外的地方露脸的作品。这一类作品虽然画起来很累，需要顾及方方面面的要求，但总的来说，还都是有感而发的，也都是出自内心的感动，有的甚至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全神贯注，反复数稿，历时数年，终将完成。像《盘江路》，我画第一稿的时候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的盘江路还没有柏油，等到画获奖的这一幅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多年过去了，盘江峡谷已出现了高等级公路，真叫时光不饶人。因此我对这个单元的作品情有独钟，虽然它们并不卖好，但当我看到它们的时候，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信手涂鸦”用作标题可能不太恰当，因为我的画大多比较严谨。之所以冠以这样的标题，无非是想说这些画几乎都是在一种极为轻松的状态下完成的，尤其是相对“主题创作”而言。当然其中也不乏探索的意味。这个单元中的一些画似乎也在记录某一风景，某些“履痕”，但比起纯粹的“记录”来，好像又多了点什么。我面对每幅画几乎都会用一种创作的态度来完成，不愿意重复历史，不希望重复别人，也不情愿重复自己。虽然我也无法跳出自己的局限，但看得出，我是在不断的否定自我的过程中踽踽前行的。这些画就是最好的例证。

再次感谢一木阁和静心楼的两位主人，我还要感谢为这本画集提供方便和帮助的朋友们。叶辛正忙于续写他的第二部《孽债》，但从上海回到贵州的时候，却带来了他为这本画集所写的序言。邓福星、顾森、周林生、彭文清、李春光等朋友都为这本画集的出版前后奔忙，就连上了年纪的刘龙庭老先生也亲自到编辑部去帮助我。在贵州，四位装裱师傅同时为这批画赶工数月。侄女婿张毅为寻找我早年的一件作品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思，虽然最终的结果是这件在某宾馆早已失窃的作品只留下一张不能用于出版的照片，但心诚可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欣然同意出版画集，邢立宏作为画集的编辑，为这本画集的完善作了许多工作。还有一些朋友和老师出版、印刷方面都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共同努力，要在短期内完成这样繁杂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要报答他们，我唯有继续努力。

2008年2月28日于贵阳花溪

目 录

序 叶辛 /4	雨住泉吟 /49	九盘河写生 /87	达摩造像 /129
邓福星先生题记 /6	润雨 /50	蜀东小镇沙沱 /87	江村冬韵 /130
刘国松先生来信 /7	云崖 /50	花溪写生 · 蛇山 /88	峡江早发 /130
自叙 沈福馨 /8	青城月色 /51	花溪写生 · 防空亭 /88	忆写峡江 /131
1. 家乡好水 /11	凌云乌尤图 /52	4. 长卷选段 /89	水石之谊 /132
银涛（之二） /12	雄镇三江 /53	《鲁阁幽峡》· 东海日出 /90	魂系青山 /132
山高水长 /14	山水清音 /54	《鲁阁幽峡》· 鲁阁春晖 /92	孤身独处 /133
碧涧秋暝 /14	峨眉石径 /55	《鲁阁幽峡》· 静祠长春 /94	水落石出 /133
银练坠潭 /15	峨山青青 /55	《鲁阁幽峡》· 福矶险径 /96	山寺钟鸣 /134
银浪涌雪 /16	不忍归 /56	《世纪三峡》山水长卷之一、之二 /98	青山夜雨 /135
且听春潮 /17	十里画廊 3/56	《世纪三峡》· 崆岭隧道 /98	故园春晓图 /136
乍雨还晴 /18	水绕四门 /57	《世纪三峡》· 神女朝霞 /99	醉幽 /137
昨夜春风 /19	湘西秋色 /57	《世纪三峡》山水长卷之三至之七 /100	叶初黄 /137
画瀑百图之一 · 关脚峡瀑布 1/20	黄海晨曦 /58	《世纪三峡》山水长卷之八、之九 /102	山水树石 /138
画瀑百图之二 · 螺丝滩瀑布 /21	天上玉屏 /58	《世纪三峡》· 三峡坝区 /102	涵 /139
画瀑百图之三 · 关脚峡瀑布 2/21	始信黄山天下奇 /59	《世纪三峡》· 三游古洞 /104	渡头 /140
微雨 /22	黄山天门坎 /60	《世纪三峡》· 黄陵庙前 /104	林莽 /140
秋林润雨 /22	莲花沟 /60	5. 主题创作 /105	晴日暖风 /141
响水河 /23	泉瀑三叠忆匡庐 /61	深山夜色 /106	山家 /142
秋染丛林 /24	匡庐记游 · 五老峰 /61	蜜蜂飞进山里来 /107	清柳溪 /143
黔南仲夏 /25	马岭河记游 /62	野渡 /108	紫草潭 /144
疏风 /26	欲写苍崖暮云低 /64	绿篱 /109	月朗风清 /144
石趣 /26	华山自古一条道 /65	黔中三月 /109	听泉 /145
孟夏 /27	乌江畅怀 /66	南盘江醒来（二稿） /110	侗乡 /145
叠翠 /27	南岩宫 /67	南盘江醒来（三稿） /111	热泉 /146
春山瀑韵 /28	玄岳小武当 /67	跨越 /111	浩荡春风 /146
倾诉 /30	玄岳清秋 /68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112	石泉 /147
长流 /30	金沙沟 /69	金色妥乐 /112	秋 /147
湍流舞风 /31	玄岳之秋 /69	秋到苗山 /113	云生幽涧 /148
水涵云飞 /31	梵音古洞 /70	盘江路 /114	布依人家 /150
回 /32	普陀潮音 /71	大江截流 /114	絮语 /151
清流 /32	巫山云雨 /72	家住西部 /115	石路 /151
瀚 /33	峡江雨 /72	回望归洲 /115	夏林氤氲 /152
碧涧 /33	龙门峡 /73	牂牁江印象 /116	春泉迷蒙 /153
韶华 /34	香溪源 /74	幽居图 /117	云峰古寺图 /154
雄风浩荡 /34	天祥圣境 /75	潯阳晨曦 /117	叶落归根 /154
仲夏 /35	黄河之水天上来 /76	苍山图 /118	月是故乡明 /155
珍珠岩 /35	碎银滩小景 /78	护林人的木屋 /118	春山喜雨 /156
汇聚 /36	开阳小景 /78	6. 信手涂鸦 /119	响绿 /156
南江即景之七 /38	3. 写生画稿 /79	箐林 /120	林泉 /157
南江即景之八 /38	中寨写生 · 水村小景 /80	寒泉 /121	翠屏流风 /158
2. 九州履痕 /39	河寨写生 · 河寨小景 /80	山溪从门前流过 /121	蝉鸣清夏 /158
大龙潭 /40	中寨写生 · 水族民居 /81	水飞石鸣 /122	涛声 /159
春满青城 /41	小七孔写生 · 响水河 /81	九龙潭 /122	幽境 /159
青城天下幽 /42	小七孔写生 · 白水如棉 /82	故土难离 /123	高秋图 /160
青城小景 /43	姑引写生 · 水族村寨 /82	晨风 /124	溪山晓晴 /160
青城记游 /43	龚滩老街 /83	清溪 /126	幽趣天成 /161
青城幽径 /44	流杯亭 /83	寸金之地 /127	轻雨 /161
玉女潭 /46	石宝寨 /84	青池 /127	秋霁 /162
落雁潭 /46	石琴 /84	探奇 /128	沈福馨艺术活动年表 /164
青城藏幽 /47	繁忙的万县港 /85	芸芸众生 /128	常用印 /164
龙隐峡 /48	听涛亭 /85	惊涛拍岸 /129	
双亭 /48	双溪写生 /86		
	九盘河谷 /86		



1. 家乡好水

Jiaxiang Haoshui



银涛（之二） 141cm×248cm 2008年2月





山高水长

200cm×300cm

1984年9月

□ 2006年10月《世界人文画报》发表。

□ 安顺虹山宾馆收藏。



碧涧秋暝

90cm×96cm

1987年12月

□ 1990年1月参加首次个展，在贵阳、安顺展出。

□ 1994年5月赴中国台湾，在台北汉唐乐府艺术中心展出，收入该展画集。

□ 1998年9月马来西亚展览。

□ 1990年1月22日《贵阳晚报》发表。

□ 《贵州美术》1990年第二期发表。

□ 2006年10月《世界人文画报》发表。



银练坠潭 69cm×120cm 1986年4月 □ 1990年1月参加首次个展，在贵阳、安顺展出。 □ 1998年9月马来西亚展览。 □ 发1987年10月30日《贵阳晚报》。